



夜班

力格登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文匯出版社

夜班

力格登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班 / 力格登著; 白·呼和牧奇译. —上海: 文
汇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96-2224-5

I. ①夜… II. ①力… ②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4794 号

夜 班

作 者 / 力格登

译 者 / 白·呼和牧奇

特约编辑 / 修晓林

责任编辑 / 鲍广丽

封面装帧 / 邵 旻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960 1/16

字 数 / 262 千字

印 张 / 20.5

ISBN 978-7-5496-2224-5

定 价 / 5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在夜班室 ·····	001
	那天夜里的战斗 ·····	009
	分牲口 ·····	020
	牛车送葬 ·····	027
	卓儒睦图的婚礼 ·····	034
	信心满满的自豪感 ·····	040

第二章	看电影 ·····	052
	横卧栏柜的时期 ·····	058
	金笔、工作谈话、镶牛皮靴子 ·····	069
	圆屁股耗子的奇闻逸事 ·····	078
	难道只是个耗子吗 ·····	084
	楚伦嘛嘛露馅了 ·····	091

第三章	记工分 ·····	105
	炼铁刨山动怒神灵 ·····	113
	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包子 ·····	128
	幸福及其成果 ·····	136
	闻名遐迩的江嘎玛 ·····	142
	美好梦想的展望 ·····	150

第四章	头脚颠倒	158
	盗马雪夜奔公社	167
	掌上明珠滚向何处	179
	大洪水	184
	大分解	197
	猝不及防，海浪袭来	205
第五章	重大危急	212
	开办皮毛纺织厂	224
	卓儒睦图担任皮毛厂门卫	234
	修指甲或打扮	242
	牛奶浴或惊心动魄	252
	长鬃帮或新主人	264
第六章	思绪万千	272
	霓虹灯下的奇观	282
	异乎寻常地争吵	292
	奇遇	300
	人究竟去哪儿了	307
	可怕的响声	315

第一章

在 夜 班 室

△001 过去的一天是个世间万物神清气爽、阳光明媚的天堂般的一天。

然而，随之到来的这一夜起初也并不是这样。天空好像把悠然游动的羊群散放在了崭新的蒙古包周围一样，让满天的星辰闪烁在盈盈满月的周围。按照蒙古人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座，那星座是他们命运闪光的灯盏，是他们升腾的旗帜和气运。人要是死了，那星座就会变成流星陨落消亡。照这么说，不知是哪些人的星座接二连三地拖着耀眼的光尾在陨落着呢？唉，可怜啊，星座还在滑落着。一分钟就滑落好几个，要是统计一整夜滑落的星座，那该是多少个呢？如果用千年的时间来计算，一个社会（人们）的星座不就陨落殆尽了么……

△002 起初的习习微风霎时如同风婆子敞开了口袋似的开始狂风大作，云层翻腾聚拢，恰似社会主义的鼎沸时期，被运动热潮鼓动起来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去听动员报告，或是参加斗争会议，催促着马和骆驼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一样，铺满天空，遮挡了月亮，笼罩了大地。那些闪烁的无数星辰宛若同时陨落一样，走下活跃的舞台隐没消失，天地融入了一片黑暗，冷飕飕的使人打寒战，不禁让人想起饥肠辘辘地埋伏在冬天战壕里的那个时期。

卓儒陆图由门房子的窗户仰望着云天，躺在床上回想着“我们那

个时候……”，他不经意地叹了一口气：“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好伴儿啊。”他喃喃自语着，似乎要亲吻似的恩爱地抚摸着它那可爱的小腿，又朦朦胧胧地回到了似醒似梦的舒坦状态。发烧了许久，高烧退去后，它转眼间变得冰凉了。这可是他从孩提时代相伴而来的终身伴侣啊。卓儒陆图搂着它睡觉，它既不翻来覆去，也不打哈欠、不打呼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身边。它什么事情都顺着老头的意愿。老头现在搂着它睡觉，觉得比年轻时搂过的杭拉、江嘎玛还要开心，还要快乐。

他感同身受地理解着外面大气候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屋里小气候变化的这个道理。“曾经有个英明的达日嘎^①说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自然会理解’。我们不就是一辈子听从命令，睁眼瞎一样建设了社会主义吗？哪一件事是由你自己做主干的呢？命令不在于理解而在于执行。”50年后，他才真正理解了口沫^②达日嘎的那番话。他后悔自己头脑开窍得晚了。他一想起那个能言善辩的领导，就会马上想起他那些妙语连珠的话语。

我敬爱的口沫啊，是你把我们培养成人啊！清洗了我们的脸面和愚钝的头脑，将陈旧木讷的脑袋更换成崭新聪慧的头脑，让我们变成新生力量，成为新社会的主人。那老师可是个英明人物，后来成了旗领导的领袖。党校的确是个“阳光闪耀的美好新生力量的摇篮”，是我们信仰的庙宇。要是说庙宇，那里从未有过泥塑的释迦牟尼，只有长大胡子的领袖们印在纸上的头像扁平地贴在墙上。在那里的都是些能说会道的，可以佩戴五支闪光的钢笔的，出类拔萃的学者老师们。我们曾经非常炫耀着讲过的那些吸引牧民们的，被誉为“具有磁性的讲话”也都是从那里记来的。

哎，可是，现在，听说20年前被电锯切断两根手指头的温州的

① 达日嘎是蒙古语，指领导，民间指当官的人。

② 口沫是讲话时嘴角流口沫的人的绰号。当地人喜欢叫绰号。

一个木匠竟发了大财，一并购买了“新生力量摇篮”的全部大院和120头猪，盖起了高楼，开办了饭馆……他哀叹着。老头感到浑身发冷，好像外面在剧烈降温。聚集起来的悲伤的黧黑的云朵，仿佛就是哽咽抽泣时立马就会倾盆而下的天上的冰冷的泪水啊。“哎！人的一生啊，就是这么快呀，真像做梦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他伤感地回想着，清醒地自语着。

“我应该是个跷着二郎腿躺在炕上，让人伺候的人。像现在这样在别人的勺子下察言观色地伸手，想来真是莫大的耻辱啊！”他被内心的浪涛击打着忍受着阵阵隐痛。他突然失声叫道：“哎呀！刺得好疼！不是蚊子在叮吧？嗨！哪里呀……哟哟^①……是要变天了，我这条坏腿又疼起来了。据说能吃肉、会念经的满都拉巴嘎^②的肥胖的红脸老太婆用她那瘸腿预测天气，准确度超过了我们旗里气象站的三次预告呢。于是，老太婆有了信心，就想随着时代潮流竞争上岗似的说：‘把我的孙子安排在你们站里吧，我坐在他跟前说我的情况就行了。’这个笑话不知是谁编造的，还传播了一阵子。自从被那‘可恶的铁蚊子’叮啄了以后，我就有了这个预知能力，成了天气预报活着的仪器了。我也真是……”他独自发着牢骚伸展着腿，内心充满凄凉。但是，他每摸一回大腿就泄气一回。

说实话，卓儒睦图几乎习惯了这种两眼充满悲伤的泪水，透过窗户玻璃仰望着星空，思绪万千地躺着的生活了。眼泪充满后漫溢出来，剩下的一部分则倒流回去，让他感到愈加苦涩难耐。他现在犹如在阴冷潮湿的战壕里隐蔽了半个世纪的战败的义勇军战士一样忍受着重大的心灵的痛楚。在黑暗中，他用长满茧子的手掌去抚摸额头，触摸到了那像蒙古地区牛车走了多年形成深壕的路一样的三条皱纹和横戳的伤疤。

① 蒙古老人疼痛时，或在困乏时，习惯性地发出的语气词。

② 等同于现在的嘎查的牧区行政单位。

从外面传来了沙沙的声响。老头欠起身警觉地由窗口朝外张望，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什么东西走动的动静。老头想看个究竟，眯缝着眼睛仔细观察了一阵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老头正要侧身躺下，又听到了沙沙声。老头诧异地张望着外面，试图叫醒它，伸手去抚摸酣睡的它，就在那一瞬，传来旋风吹起聚集在窗根下的废纸的沙沙声，之后安静了下来。

“噢，见鬼！原来是风吹废纸的声响！可能是鬼在收钱吧……”老头揶揄似的自语着掉过背，安心地躺下了。他像曾经充满情爱地抚摸杭拉温暖的腰背、江嘎玛丰硕的大腿一样，反复地抚摸身边的它。吃足喝饱的它被抚摸着舒坦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撒娇，也不调皮。老头对它恩爱有加。多年来，它也习惯了心怀抱怨、不声不响地躺在他身边的生活了。它想吱声，但被老头压迫着不让它吱声。但是，它已经成了能够给予老头信心和勇气的唯一的精神依托。

似乎夜已经很深了。老头仍然没有睡意。但是，这却为他回想诸多往事，回味过去的光景，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再说，夜里什么都没法干，只有想象可以枝繁叶茂地无限生长。在黑暗中，偶尔传来窸窣声，吸引老头的注意力，有时让他进入备战状态，不久，又慢慢恢复平静。这并不新鲜，夜夜基本如此。也许是回味往事使他得到了自我满足，每每回想年轻时经历的和创造的那些传奇故事，现在觉得它们重新复活起来，妙趣横生，这成了他无意中度过漫漫长夜的生活习惯。这个习惯也似乎成了他进入另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开始慢慢融入其中的征兆。其实也仅此而已。

老头心事重重地躺着，可能是由于很久没有喝到羊汤^①了，觉得有点耳鸣，胸口烦闷，他推开了窗户。没过一会儿，觉得耳不鸣了，胸口敞亮了，新鲜的空气让他舒坦了许多。他又躺下观望窗口，一阵

^① 蒙古老人经常喝羊肉汤，调养身体。同时，“喝羊汤”又是避讳说“杀羊”的隐喻词。蒙古人习惯性地“杀羊”说成“出汤”。

风唰唰吹过，屋里荡进浮沉的土腥味。风住后又传来了嗡嗡声。“啊哈，就是这声音，没错。”老头看清楚了，飞进来两只他孙女乌仁达格娜小的时候说的那种像“美国飞机”的偌大的苍蝇。接着，又听到了他老伴儿生前最后一次怒斥收购羊绒的二道贩子时，所形容的那种干瘪的蚊子的声响。老头慌忙关住了窗户。但是，为时已晚。已经没有办法驱逐这些饥饿的蚊蝇了。胡乱摔打，冷战了一阵，最终精疲力竭了。那些蚊子好像用尖利的嘴亲吻着他的血管，又好像抚摸着他的额头。是疼痛，还是刺痒，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偶尔觉得脸上有什么在蠕动，拍一巴掌，湿乎乎的，紧接着就是剧烈的刺痒。

△003 他一会儿打盹儿，一会儿做梦，不断地惊醒。

然而，他本来就是个值夜班的人，不应该睡觉，失眠是对的。这又不是给牲口下夜，可以时躺时起，进出留意就行了，现在可是接受了护卫富人财产的值夜任务，怎么能不履行哨兵一样的职责呢？虽说阶级斗争没有了，但窃贼强盗还没有消亡，所以，不可掉以轻心。丢了人家的东西要照价赔偿——我他妈的拿什么去赔偿啊？于是，袭来的睡意就会像小鸟一样飞走。这比参加党支部“出出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还要劳人伤神。

但由于他常年的值夜班生活，形成了时躺时起的习惯，落下了一会儿打盹儿，一会儿做梦，不断地惊醒的毛病。一种难以言状的愤懑如同蟒蛇一样缠绕着他的魂灵。思绪纷乱无章，不断变幻游弋。

他回想起自己在战争时期，为了防备战马被敌人伤害和抢夺而值夜班、当前线哨兵的经历；他回想起自己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防止怎么割都割不完的“资本主义尾巴们”偷盗公家的财产，当上基层经济建设前沿的护卫的过程。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前哨的岗位，可是到头来，现在轮到的这个岗位却是个保护对立分子财产的违心的差使，这就好像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反过来想，没办法啊，身在别人

的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呢？

喝过的酒在似睡非睡中被分解，变成了能量涌向他的全身。“这一辈子，喝了不少的酒，干了不少的事，成绩也取得了不少，像个男人！”兴奋之余，他拿起了武器，想干点什么。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是随着自然规律退了休，远离了工作岗位的人。

△004 那天夜里，盗贼侵入了这个皮革绒毛厂。卓儒睦图四处搜索，到头来什么也没有找到。谁料，却从堆放在院子墙角的，准备加高院墙用的一堆新砖垛里发现了窃贼。他窃取了十来块砖头装在麻袋里，驮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试图混过门房。卓儒睦图以哨兵的职责喝住了他。

抓住那人询问后才知道，他白天寻找工作、夜间寻找外快，换一句话，他是个寻找生活的蒙古青年。由于卓儒睦图是个有责任心的值夜班者，所以，为了在工厂主人面前显示自己抓住了偷砖头的窃贼，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的怒斥声音也显得信心十足，铿锵有力。他为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好机会而高兴。偷砖头的青年被人赃俱获，无处可逃。他害怕得瑟瑟发抖，低头作揖哀求道：

“老爷爷，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偷盗了。”

卓儒睦图起初气愤，后来又觉得好笑，就盘问了起来。他手里没拿什么东西，身上也好像没有刀剑之类的凶器，就怕他拿起砖头砸向自己，老头保持着距离站在那里问：

“你叫什么名字？”

“特木尔毛瑞。”

“啊？好奇怪的名字啊？你偷了东西在隐瞒自己的名字吧？你知道你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我要把你交给警察。”

“不！我一直就是这个名字，我父母都这么叫。您就饶恕我吧，不要交给警察……”

“你是哪儿的人？”

“阿拉腾花尔大队的……”

“你是阿拉腾花尔大队的？”

“是啊！”

“你父母叫什么名字？”

“父亲叫巴图查干，母亲叫萨仁高娃。”

“你父亲叫什么来着？”

“巴图查干！”

“巴图查干？谁家的巴图查干？”

“巴雅利格的巴图查干！”

“啊！是巴雅利格啊？……你奶奶叫什么？”

“好像是叫图门珠拉还是什么来着？我们总叫奶奶，父母也总叫妈妈，从来不叫她的名字……”

“是个瘦高个、长脖子的女人吧？”

“……是的，是个老太婆。”

卓儒睦图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便拿起手电筒在他脸上反复晃着，迟疑了一下说：

“你父亲是属啥的？”

“啊……什么来着，是属蛇的，还是属马的？”

“扎，行了……又不是算卦嘛……你要知道，无论什么阶级的人都会镇压盗贼的。把砖头放回原处去……”老头的语调委婉了下来，用拐杖指着墙角说。

小伙子把砖头放回原处后折回来：

“老爷爷。谢谢您的宽恕……我在这儿失去了工作，现在已经跌入了无法生活的困境。要是不赶在入冬之前盖一个小茅棚，就会冻死在街头啊……现在到了竞争的时代，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的我们丢掉了饭碗……我原来是个洗绒工人……”听着他的诉苦，卓儒睦图

被他的口才打动：

“行了，咱们俩都是工人阶级。你跟我说了还不如不说，你不看我这个自身难保的样子嘛！想其他的办法吧……你快走，快走吧。去院子外面捡人们倒掉的砖头，或者到拆迁房屋的残垣上刨废砖块去吧。”卓儒睦图不但认识这个特木尔毛瑞的祖父巴雅利格，还跟他有仇。但是，卓儒睦图打心底里怜悯这个小伙子，一声不响地往门房子走去，他边走边将拐杖换握到左手里，用右手抓挠着耳朵，不断地唉声叹气。

△005 在过去，卓儒睦图一想起仇人“巴雅利格”就会怒火中烧。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年了，那曾经熊熊燃烧的火焰也行将熄灭。但是，那件可恨的事情仍旧留在他的记忆里，要想忘得一干二净是不可能的。

世事轮回，那件事现如今却倒过个儿来了。谁曾想到，竟然以同样的命运在生活的艰难坡梁上这般不期而遇呢？

想着巴雅利格，思绪自然转向了巴图查干。摸了摸耳朵，又想到了这个特木尔毛瑞。如果是留意的人一看就会认识——他那微显棱角的耳朵就差长一撮像猢猻耳朵上的尖毛了，非常扎眼，与众不同。真够奇怪的呀！莫非真的有神仙上帝吗……唉！现在想来，当时真该一股脑地信奉佛祖啊，不看现在有许多秃头孩子去庙里皈依佛门了吗……大鼻子们不也是每个进行礼拜去教堂祈祷吗？看他们也没愚蠢到哪儿，咱们现在不又是开始寸步不离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了吗？唉，当时批斗楚伦喇嘛，强迫他换掉裙裾穿上裤子的行为可能成了罪过吧……其实，穿裙裾也并不是淫乱滥行的证据呀。没有文化知识的睁眼睛就是容易听信他人，像牛一样被牵着鼻子走，只看前头不顾后面啊……“执行”了一辈子没用的东西，结果一无是处，成绩是公家的，过错是自己的嘛，如之奈何……

卓儒睦图现在正好进入了酒醒后，在支部会上做自我批评时的那种自责状态——

在黑暗中，卓儒睦图想起曾有人诋毁他说“你穿着裤子也没比楚伦喇嘛好到哪去”的话，觉得有些羞赧，于是，像指责他人一样自省道：“我这张臭嘴呀，一喝热乎了就这么肆无忌惮！”接着，又想起了曾经像给自己增添笑柄似的做过的那个“伟大”的报告，不由得笑出了声，“毛主席领导得好，我打得也好。听说就在那天夜里吓跑了蒋介石！”这话引起了此起彼伏的笑声。可怜的孩子没有任何反应，倒是那些年轻的老师和女老师们捧着肚子没有了人形……是啊，怎么能那么说呢？唉！怎么那么浮夸、那么傻呢？连“我们”都不会说啊……

现在回想起来，曾经确实是够轻佻、够犯傻的。姑娘媳妇前呼后拥的时候，仗着霸气收拾一个，使着计谋裹哄一个，在第七个上被打了个头破血流。勉强套住了轻风撒欢的太阳图门珠拉，结果也给跑脱了。他的思绪仍在继续着。

失去图门珠拉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成了他心灵的无底空洞。但话又说回来，那个“损失”也许还成了好事，没有像公猴子、雄狮，或是公黄羊那样被驱逐出群，没有憔悴而死。尽管落了个“狼”的绰号，照样有幸活到了现在，这也许就是人性化社会的好处吧。民间有这样的说法：一享受，二受苦，三打闹，四折磨，五切割，六撕扯，七疯狂，八结束。据说，除非是帝王大臣，如果是一般百姓，就是再好的汉子也耗不过八个女人。

那天夜里的战斗

△006 络绎不绝地反复隐现在卓儒睦图老头记忆中的经历，虽说有些像梦幻，但的确有些真实而闪光的，峥嵘岁月留下的，如同童话史诗一般的传奇故事。

他追溯着意识漂流而去——留在记忆里永不淡漠的往事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埋伏在红格尔山西侧壕沟里的那个夜晚就是这样，是个乌云压顶的秋天的夜晚。是砍掉水斗脑袋^①的头，还是让水斗脑袋砍掉自己的头？现在看起来人们不会相信，像儿戏，又像传奇故事，但当时那可是用生命下的赌注啊！“如果能在破晓前占领红格尔山西侧高地，将四门火炮指向三个方向放稳了，我方的计划就可能实现。必须占领那座山！”特木尔团长下达了震撼山冈的命令。他可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果真如此。水斗脑袋的山匪们像蚂蚁一样匍匐在对面山头上，进入了黄鼠露头都会打爆的瞄准态势。对方早已预备了密集的火力，如果白天发起攻击，那将适得其反。于是，趁夜占领红格尔山的西侧，将人马火速埋伏在图门毛杜图沟壑，否则，将悉数成为炮灰。我们听到团长的命令后，幽灵一般迅速地潜入了红格尔山的西侧隐蔽起来。

我和宝汗戴哥哥被派遣去执行看护拴厩在图门毛杜图树林里的100多匹战马的任务。我那条破枪，真能急死人。现在的孩子听了恐怕都不会相信。用火药和铁砂装满它的肚子，得费好大的工夫。火铳对没有武器的人来说是个武器，对于当时担负看护战马的我是个不错的依托，比起赤手空拳强多了。在50码内，不打他个脑袋开花也打他个遍体鳞伤。永远不要小看武器，如果近在咫尺，不留神还会要了他的命呢。

虽说已经习惯了事先装好火铳进入备战的那种状态，但那天夜里的恐惧感是未曾有过的。“50码内不许点香，100码内不许抽烟袋锅，200码内不许伸头张望！”传来了上级规定的“三不许”的命令。据说，水斗脑袋是个神枪手。虽然我没有被水斗脑袋打中过，但我见过他。水斗脑袋（这里说的水斗是用柳条编织的脸盆大小的水斗）的确

^① 故事中人的绰号。那人的脑袋像水斗子。

是个少见的脑袋巨大的家伙，看上去十岁的孩子根本抱不住，至少也有三四十斤。那回水斗脑袋看我的时候，他额头上的那双闪亮的眼睛酷似我们后营子红牯牛的眼睛，咄咄逼人，令人发怵。

那天夜里，我感到格外恐惧。“今天夜里如果取了水斗脑袋的人头，我是驮不动的，只有参加过多次敖包^①那达慕^②摔跤比赛的宝汗戴哥哥才能拎回团里领奖吧。”当时，我以天真的想法盘算着。

当我懵懂过来时，在黑暗中，剧烈的战斗打响了。枪炮的轰鸣声响彻山峦，震耳欲聋。枪炮弹丸扫过头顶，宛若早年的冰雹噼里啪啦地砸向大地。被枪林弹雨劈斩的断枝残叶劈头盖脸地压下来。我找到了一块适合隐蔽的大石头，把随身携带的滴里嘟噜的火药和铁砂放在石头上面驼掌大小的凹槽里，觉得轻快了许多。多亏隐蔽得好，流弹撞在前面屏障的巨石上，改变着方向嗖嗖乱飞，让人心惊肉跳。要是知道这么可怕，我就不会扛枪上阵了。拴在沟底洼地里的战马们也惊恐地支棱着耳朵。一匹战马受伤倒下，好像在挣扎，宝汗戴哥哥急忙匍匐过去。

我提心吊胆地趴在原地，这时，好像有一匹马受惊，蹿断了缰绳。我咬紧牙关爬出覆盖在身上的尘土树枝的被子，在黑暗中，竭尽全力匍匐前行，冒着呼啸飞过的密集的枪弹，摸索到了受伤的马的跟前。摸了摸，感觉到从受伤的马的腋窝里喷涌着热血。但是，没有办法救助。我拴紧了受伤的马的缰绳，防止它惊吓其他的马。接着，我爬回了原来的位置。宝汗戴乖^③也返回来了。团里派给守护战马任务的人就是我们俩。

我是赛音乌苏的，他是恩格尔宝拉格的。在两次敖包那达慕上

① 用石头、木料在高地上堆积起来的圆锥形建筑物，用来祭祀神祇，祈雨。

② 蒙古地区举行的大型竞技娱乐活动。这期间必须进行摔跤、赛马、射箭的男儿三艺比赛。

③ 蒙古人尊称长者的后缀语。

见过他后，我就认识了他。他是个大大咧咧、爱开玩笑的调皮的人，所以，人们不叫他的真名乌力吉巴雅尔，取笑他叫“宝汗戴（牦牛）”。他竟然能和我们这些连鼻涕都擦不干净的小孩子们为伍，我们也愿意和他玩耍。他经常讲一些女人和喇嘛的离奇古怪的事，我们很乐意听，很好奇，有时候感到脸红。他还是个性格特别的人。我们一般想的是姑娘媳妇们的脸蛋儿，但他却不，他讲的更多的是她们的小腿。虽说他自己有一双并不好看的粗壮的小腿，但总是说要以小腿去选择姑娘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看到了整天隐藏在裤腿里的小腿，也许是在胡说，他还真能把“数得上的五个姑娘”以她们小腿的特点排上了顺序：

陶格斯其木格是仙鹤的小腿，江嘎玛是黄羊的小腿，阿里木图的阿拉坦娜布奇是笔直的小腿，浑图的红格尔珠拉是竹黄的小腿，乌珠穆图的乌日勒策策是柳条般修长淡黄的小腿。我们听后，笑得前仰后合。他却若无其事地板着脸坐在那里，用皮条加固着镶牛皮靴子准备入场摔跤，他讲自己的故事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不动声色。“在那年奥伦毛杜图敖包那达慕上，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来自外旗^①的惊人的美腿，正在偷看，不料遭到了一个青年的袭击……”他停止了讲述。我们没有反应过来他是在暗示“端茶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投去祈求的目光。他却威胁说：“不讲故事了！”后来，我们都学精了，事先觉察他需要什么，提前准备好，把犒劳的茶放在他的身边。他兴高采烈地讲述他那离奇古怪的故事。我们自从听了他的讲述以后，脱离了奶奶讲的莽古斯^②的故事，就像升级考上了大学的大学学生一样，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陶醉于其中。

摔跤手们进入场地后，远处望去，他那矗立的高大身躯着实引人注目。冷不防凑近一看，真会让人生畏却步。脖颈酷似牦牛脖颈一样

① 内蒙古地区的行政区划名，等同于其他省区的县。

② 莽古斯：蒙古神话里的长有12个脑袋的魔王。